



作者:孙继泉
2010年6月出版

从田野出发

乡村世界里的原生态

乡村与植物是地缘上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农耕社会的地理面貌,而作为一名土地的书写者,孙继泉的目光游离在乡村草木之间,身心沉潜于自然环境之中。他笔下的鲁南邹城地域乡村,多以生灵的具象为观照点,在细微镜像里,展示出人与植物的生态原貌,散发出朴实、自足、温暖的气息,但也不乏乡村进程中泛溢出的荒疏、破败味道。

出生于乡村,并走入城市,城市却不具备容留精神归依的功能。孙继泉仿佛比其他散文作家,在心理和情感上更依赖于乡村。这从他叙述的语调和描述出的乡村景象里,可真切感受到,他有着对乡村近乎天然的依存感。他说:“我意识到我是这个村庄结出的一枚果实,我是家族链上的一个链环,不管有没有人记起我、念起我,古老的望云村永远也不会丢弃我,我也永远不会遗忘这个乳母一样朴实的村庄。(《老家》)”

纵观《从田野出发》这本散文集,作家作为主体的人,穿行于乡村地理间,他既是融入的,又是抽离的——作为一个不再具有乡村身份的人,他的情感与灵魂却是扎根在那片土地上的,这就决定了他所描述的乡村事物,既具有身心的亲和性,又具有观照点和认识视野。文章涉及的乡村事物,从树木到动物家禽,从地理地貌到生活状态,无不和作家本人关涉出水乳交融之态,那仿佛一种血脉沿承在身体里。我们看到作家置身于自然生物之间,以一种万物与人平等的视角,看取乡村原野间,自然生灵的生存状态。

他关注乡村的自然生态。那些对生态及人生环境遭到的破坏,他极为痛心。在《丢失的田野里》,他写了一片果园的人为消失,挖土机毁掉果园,果园主人不堪的生活现状。消失的果园,孤零零的小屋,从走过的羊群到放羊人,再到护林房老人等,因为果园的“消失”,生活自足的状态被破坏了。那片田野间,连经常遇到的“蛇”也没有了。他感叹:“我从心里惧怕爬行的动物,我想,一片田野连野兔和蛇也养不住,那才真正让人害怕。”在《九山村:蜕与痛》里,一个村庄里多数人外出务工,那个院子“满目疮痍”,“滚满碎石而无人清理的巷道,塌掉一角的半瓦半草

的屋脊,在风中摇晃的。”院子像“冰冷的空壳”,“像一只挂在挂在树枝上的蝉蜕”。

孙继泉并没有正面描述当下社会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乡村破败,但从一些具体场景中,能够真切感受到,发展变革的背景下,乡村受到侵蚀与破落。对于乡村原生态的被“破坏”,他深怀怜悯之心、大爱之情。我们从他描述的具象中,感受到乡土之于一个人的血脉牵连。

与之形成映照的,是他倾注乡村事物上的热情与怜爱。在《季节深处》,他从树林里的一只蝉写起,描述小生灵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场景细微,情状逼真,如在眼前:“我猛的踹一棵杨树,蝉们四散逃窜,我只数了一下往东往北两个方向飞去的蝉,共13只。”写到桑葚树,他说:“一树红红的桑葚被鸟吃掉一些,自己落下一些……桑葚树一般没人裁它,”它“在某个角落里悄悄长大”;在《分水岭》里,他与植物亲密接触,“一棵葛巴秧子有草帽那么大,我把四散的秧子拢在一起,小心地把它提起来,发现它的根须几乎和秧子一样长……”《乡村逗留》里,“梧桐树此刻正开着粉嘟嘟的花朵”,他说花是树的语言,那些语言“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的象少年的语言,有的像老者的语言,瞧这一树播散着柔软气息的桐花,我想它该是一场热烈的演讲了。”

对于热爱植物的人来说,自然界是奇妙的、美好的。如果没有全身心融入到自然世界里,很难设想,那些事物的细微之处,能如此真切的出现在眼前。再如,“勿忘我是蓝盈盈的,蓝的深邃和神秘。步步高是红的,像盛在玻璃杯中的葡萄酒……”然后延伸到“一块石头的倾斜方向可能决定水的归属。”一条土埂决定水的流向。他倾注全身心的精力与热情来观察,并融入思考,感受自然之美之理,发现自然景象所蕴含的某种因果关联。《她的树》中,他关注乡村女人的内心世界。一个女人内心寄托一颗树,一个卑微的愿望,却是女人最重要的精神依靠。依靠一种最平常不过的一棵树,充分反映出女人和一棵树之间,那种隐秘而又切实可靠的依存关系。

在《春天的伤痕》里,他细致地描

述葱、白菜、萝卜、莴苣、土豆、菠菜、蒜等的生长状态。他由此“对植物的幼苗产生敬畏”,说它们“是一种少年老成的样子”,他说“这样的生命才活得舒展完整”。在《村庄以外》,他写“插在地里的一张锨”、“站在地里的一头牛”,甚至通过两个相遇的男人,写出对劳动者身份与内心的揣测与认知;在组章散文《花事》里。他写杏花、苦桔、芍药、棗子花等十几种植物,写出某种情境中,人与植物相互映照着的生活情境。

孙继泉的散文大都以小视角,小事物的切口,描述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事物,以一颗平和宁静的心,抵达它们所代表的生命形态。再卑微的生命,在他眼里都有大的生存光辉。在对各种生物的细节描写里,延展出他对微小生命的体恤与尊重。比如《季节深处》李他写一只蝉的18天生命。他说蝉的生命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只误飞进来的蝉,“可能比树林中的要少活一天,一天,对它来说是多么宝贵。”他看到地头上“散乱着一堆白花花的鸟或者兽的骨骼”,并由一个坟,浮想埋在坟中的人:不久前,这个人“还肩抗着一把铁锨从这里走过。”其实,无论是蝉还是人,都行进在死亡与新生里,不断完成着生命新旧交替的,这也是人与自然和生物生生不息的真相。

毫无疑问,孙继泉把养育过自己的乡村的一草一木,当作融入自己生命里的景象来悉心描述和感知。他从田野出发,走入城市生活,但却把灵魂留在了乡村。在《从田野出发》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到:“几年前,我把牙齿脱落、失聪、驼背的父亲从老家接进城里,把埋着我血红胎衣的旧宅卖掉了,像自己用刀割了连接我肚脐的脐带……”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就能知道,乡村的一株植物一个小生灵能在他的内心扎根如此之深的因由。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有乡村面貌与格局必然被一点点打破,那些与人生命相连的风物,也都被改变和割舍。或者,若干年后,人们只能从记忆里找回一些蛛丝马迹,但这些文字记录的乡村风物,浸透着作家生命情感,也会成为作为从那个年代走入城里人的共同记忆。这样的记忆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精彩评论

周周读

安意如品唐诗新作

《安得盛世真风流》首发

6月27日,古典诗词赏析第一人安意如携新作《安得盛世真风流:品味唐诗的极致之美》在单向街书店举办了新书首发暨读者见面会,活动由央视著名主持人王曦梁主持。在书中,安意如顺沿《全唐诗》流脉,用一贯细腻优美的文笔,从品赏李世民、杨广、魏徵等人的诗歌作品开篇,一直写到王维、李白、杜甫为止,全书共计27篇,30余万字。其中重点赏析的诗歌近百首,既有《静夜思》等传世经典,也有一些诗人尚不为人熟知的作品。为读者展开至美唐诗画卷,从初唐新气到盛唐风华绝代,安意如细致梳理唐诗风韵流转,沉心品味极致汉文字之美,尽述其间的点滴感动和体悟。

在诸位诗人中,安意如较为推崇李白。她说,李白的诗是自己童年的读物,至今仍然爱不释手,早有念头去分析他的作品。但当要落笔之时,一时间竟然不知从何下手,而只能随着心思游走,此次写李白,安意如说,其实起笔时,他在我心里就呼之欲出,念想太深,反而不愿让他太快出场。

其实,早在上部作品出版之时,安意如便表示,自己最喜欢唐诗,希望有一天能将品读唐诗的感悟与读者,本次的新作堪称“回归初心”。

新书《关键十六天》

白先勇深情聊父亲

白先勇这个名字,早年以文学家的名头为人瞩目,近些年,却是因几乎以一己之力将昆曲推向时尚的代名词,而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当别人问他这么多身份最能定位自己的是哪个?白先勇坚定地说“我是个作家”。

白先勇表示,这些年来,他开始致力于对父亲白崇禧的书写。新书叫做《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说的是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白崇禧受国民政府派遣,前往台湾宣慰,止痛疗伤,抚慰民心,前后16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而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共同寻访耆老,搜集湮没的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试图还原这关键十六天的史实真相。

谈起父亲,白先勇很是深情。他说,蒋介石之所以派白崇禧赴台湾宣慰,善后灭火,一是因为“他是国防部长,对军队有约束力”;二是他在抗战时期有军功,有威望;三是“父亲与蒋介石关系复杂,40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这个时候是合的时候。”

白先勇强调,昆曲之美,美在写意,美在虚幻。比如扇子一挥,便是姹紫嫣红。但不能真的弄一堆牡丹花上来。说自己就看过背景后面弄一个霓虹灯的大大的牡丹花,可是这不符合昆曲的美学。白先勇说,他如此推崇昆曲,因为昆曲的文学底蕴极深,与他爱好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精彩摘要

95岁老作家李纳读《丁玲传》:

年轻人不理解丁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丁玲传》,作者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与其丈夫李向东,他们研究丁玲多年,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翔实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本书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几十年文艺政策的演变,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康生、周扬等一系列党内领导干部的生活和关系的细节,都通过丁玲个人的曲折经历表现出来了。

《丁玲传》引起李纳老师一些回忆,她有许多感想要跟作者说说。李纳说,“你们就是心平气和地讲故事,不胡编乱造,也不用华丽的辞藻,实实在在,我喜欢这样的写法。”她指着护封上面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照片说,“这张照片很好,我没见过,胡也频的字写得这样好!”

(本报综合)

【内容简介】>>

村里每一颗老树下面,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每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都交替着生活的甘苦悲欢。我忽然觉得这些村庄就像长在一棵大树顶梢或者深藏在树缝里的一颗颗果实,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悄然长大,慢慢成熟,原汁原味。

【作者简介】>>

孙继泉,笔名望云。山东邹城人。1984年参加工作,先后当过乡政府文书、水泥厂工人、电影公司秘书,1994年后历任《邹城日报》副刊部主任,《山东作家》编辑。现为山东省邹城市作协副主席,《邹城文学》杂志主编。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棗子花》、《草莓地》、《季节深处》、《村庄以外》、《农历的日子》等五部。散文《她的树》获“附院杯”全国散文征文二等奖,散文《滴露的村庄》获2003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

路在山脊变成两条,一条前行,一条伸往岭下。我凭感觉选择了前行。如果没弄错,沿着这条路,会一直走到老韩屋后。老韩是个护林员,住在林场深处的护林房里。去年我来林场的时候,在他那儿吃过饭,老韩的厨艺很好。

老韩似乎很早就听见了人的动静,到屋后张望。走到近前,老韩一把攥住我的手:“嘿,没想到是你哩,没想到是你哩。”一边又说:“等会儿吧,场长快来了。”

场长身后跟了一班拎着拐棍或树枝的老年人,他们是退下来的老场长、老局长,此行是林业局安排的老人节系列活动之一。老韩杀鸡宰羊,忙活做饭,我与这帮“老林业”闲聊。这里有几位是建场的元老,他们给我叙说当年建场的艰辛,并领我看护林房不远处今已倒塌成一片废墟的当时用石片砌起来的四面透风的房子。几十年没有工资,靠林场分配的几亩地自收自支,和农民没有二样的窘迫。进城不得的痛苦。进了城的欣喜。久居城里的烦闷。渴望重返林场而不得的无奈……

有人带了六岁的小孙子,让在城里长大的他看看爷爷生活过的地方。孙子左手捏着一只螳螂,右手抓着一只蚂蚱,房前房后地转。腿脚不灵的

爷爷每隔几分钟就把欢蹦乱跳的孙子捉回来,揽在自己的膝下,生怕丢了似的。

开饭了。不少人从衣兜里摸出药瓶子,从里面磕出来一把花花绿绿的药片,有的从一块药板上啪啪砸下几个一头蓝一头白的胶囊,用开水送服。这些几十年前翻山越岭身体轻捷得像一只只青山羊的人如今都已患上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多种毛病。牙齿也脱落了。羊肉在嘴里打转,最后还是吐出来,扔给了拴在槐树下的狗。

孙子误饮了倒在茶碗里的爷爷的白酒,这会儿两颊绯红,像涂了胭脂,惹得一群老人开心地大笑。

饭毕,场长护送老人从惟一的一条羊肠小道出山乘车。场长邀我一同返城,我说:我得顺山后的山路反行,返回山后的果园小屋。场长一脸惊愕。